# 目　录


湘西事变概略……编　者（1）
回忆湘西事变的前前后后……彭媚容（6）
戴建队逼出来的一场乱子……冯　泉（23）
在桑植策动汪援华……刘孝田（34）
永顺警察哗变记……刘坤等（37）
永顺变乱点滴……杨兴贵（41）
汪援华大庸受阻……杨云卿（44）
聂鹏升出走龙山……彭焕图（48）
一次空前未有的浩劫……罗善达（51）
沅陵浩劫目睹记……瞿蔚春（60）
难平的湘西之乱……石玉湘（66）
湘西事变的前因及其政治背景……吴清志（74）
骚乱的岁月……孙习林（78）
沅陵浩劫时的点滴回忆……吕贤泽（90）
王村“聚义”……黄费充（93）
乾城的应变风波……向长清（97）
湘西事变一瞥……蒋　震（103）
事变的前奏……王家鼎（105）
古丈与乌宿之役……罗善达（108）
战祸到古丈　百姓遭灾殃……刘培傅（11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陈渠珍东山再起……田景阳(116)
战火不熄的永绥城……田仁杰(118)
丢掉县长当高参……谷厉生(121)
经营"商号"的秘密……廖子森(124)

辰溪劫枪……李胜友口述 王国兴 桂天应记录(128)

历经事变摘记……孙毓岷 杨光涛等(132)

## ·附　录·

万户千门尽劫灰……艾　英(137)

再版说明……编者(164)

# 湘西事变概略

一九四九年春天发生的湘西事变，波及湘西各县，影响很大。

一九四八年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结束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解放东北、华北各省，百万雄师席卷江北，饮马长江，革命浪潮空前高涨。国民政府为了挽救危机，妄图把大西南作为屏障，阻挡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湘西地处崇山峻岭，民枪很多，国民党政府十分“关注”。

一九四八年秋，国民党政府驻防常德的十七绥靖公署采取所谓“戡乱救国”的方针，说什么要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总体战”，实行“保纪纲，保伦常，保国土，保家乡，保卫湘西北”的五保政策，使“内匪不生，外匪不入”；令各县建立“戡乱建国”大队，收缴自卫队的好枪支，使整个湘西都成为“兵营”，作为直接指挥反共的力量。

十七绥靖公署为了推行反共策略，将一些亲信安插到湘西各地。在得到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的支持后，又把湖南省干训团从长沙迁至常德，并办了一个“戡建工作训练班”，分批训练辖区内各县军政人员，让“戡建骨干”分别去各县组织“戡建大队”。

一九四八年底，十七绥署在常德召开了一次行政会议。对乾城县三青团干事长秦文权被刺一事，将与会的乾城县议长向仕凤在常德处决，给湘西地方势力施加压力。这次会议后，湘

西各县“戡乱建国”大队相继成立。

永顺县长杨禹九，于一九四九年元月九日至十一日召集有关人员会议。中心议题是督促永顺警察局和自卫总队交拨武器、士兵，以便迅速组建“戡建大队”。历时三天的会议中，杨费尽心机，好话说尽，警察局长曹振亚、自卫总队附李兰初等才答应交一部分人枪。元月十一日晚，谁知就在县政府大摆筵席的酒宴上，曹、李翻脸，当夜拖枪出走石堤西。同时，正在龙家寨一带“剿匪”的警察局督察长周海寰，闻讯后也带着一个分队赶到石堤西入伙。这便是湘西事变的序幕。

永顺出乱子的前几天，驻防桑植、永顺、大庸的省保安十团团长汪援华，突然接到保安司令部的电报，调他到邵阳去“整训”。汪是原省主席王东原的旧部，汪深知名曰“整训”，实际是解除兵权。因此，他不愿离开湘西，又不敢违抗命令，陷入矛盾之中。

桑植县长冯泉肖因“征兵不力”，省里记大过两次，这时又被革去县长职务，满腹牢骚无处发泄。冯和主任秘书刘苹田了解汪的处境后，便策动汪同永顺曹振亚联系，以此把湘西的派系斗争引向政治斗争，打乱国民党政府在湘西的反共计划。于是，汪、曹、冯、刘在桑植县澧源书院秘密开会，正式讨论闹事的有关事项。

永顺警察局和自卫总队出走时，正在长沙开会的第八区专员聂鹏升闻讯后急忙赶回来处理乱子。他派专人将亲笔信送到石堤西，接曹、李、周等进城商讨解决办法。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正月初六），周海寰首先进城发难，赶走县长杨禹九，把仓库武器弹药抢劫一空，没收专署电台，占领县邮电局，并把聂专员“保护”起来。随后，汪援华、曹振亚入城，要已被革职的桑植县长冯泉代理永顺县长。

几经酝酿，在县城杨宏顺布号二楼召集了一次大会。除汪、曹、冯以外，永顺各阶层头面人物六十余人参加会议。连受“保护”的聂鹏升也在其内。会上血酒结盟，成立了“湘西北人民反压迫自卫军”，汪为总指挥，曹为副指挥。下分四个纵队，纵队下设中队、分队。会上提出了“拥护程潜主席”、“打倒×××”、“改善湘西北人民生活”和“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四条口号。会后，印发了《湘西北人民在咆哮》的传单，通电全省。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汪、曹召集军官会议，作了攻打十七绥署的战略部署：一路以曹为指挥，率“严”、“正”、“勇”、“勤”四个纵队二千余人，由王村乘船沿酉水南下，抵沅陵县城后再顺沅水东进常德；一路由汪率保安团经大庸、慈利直趋常德；一路由黄鹏、向绪武、向质云经古丈、泸溪赴辰溪抢兵工厂的武器（系由汪指挥守兵工厂的张玉琳营作内应）。

二月二十四日，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周海寰率部从永顺向沅陵开拔。此时驻防在酉水南岸乌宿镇上的沅陵保安团，接到曹部专人送来的关于“借道沅陵，直趋常德，且望合兵东下”的联络信。沅陵县长王秉承和一些地方头目、武装团队，对此不但毫不在意，而且“临阵逃跑”。驻防常德的十七绥靖区沅陵指挥部的指挥官马叔明，声称：“几个‘毛贼’，何足道哉！”当曹部大兵压境，马指挥官通宵达旦地打“沙蟹”。二十八日，曹部占据乌宿时，碰上了刚由驻防常德的十七绥靖区司令部抵达沅陵的“剿匪”军队。于是一场激战的攻城与守城之战展开了。经过战斗，双方都有伤亡。周海寰为了鼓舞士气，亲临战场高喊：“打进沅城，自由三天！”三月二日，沅陵城攻开了。匪众蜂拥进城，烧、杀、淫、掳，无所不用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极，造成了“万户千门尽劫灰”的惨案。这便是震惊省内外的沅陵的“三·二事变”。

三月四日，曹振亚率部进入沅陵县城。

攻陷沅陵的消息传开后，辰溪的张玉琳，泸溪的徐汉章，永顺的黄鹏、向绪武，古丈的张平、杨光耀等各路人马，于三月四日至五日凌晨，把辰溪兵工厂的武器抢劫一空。

汪援华率保安团正欲按计划从桑植出发，直趋常德，接到周海寰电话后，就改道从大庸直赴永顺王村。三月六日进入沅陵与曹、周会合。

三月七日，省保安副司令王劲修，省府委员戴季韬等到达沅陵南岸望城，与沅陵地方士绅代表刘翼经等组织谈判。谈判后，委任汪援华为保五旅旅长，曹振亚为副旅长，所部官佐由汪、曹委任。三月八日，汪、曹从沅陵撤军。

三月九日，湘西北各县旅省人士在长沙举行座谈会，就湘西事变发表意见，要求十七绥署出席以备咨询。湖南省参议会驻会委员举行第八次会议，指出十七绥署的“总体战”，“许多地方的情形不大适合”，“对地方情形也欠明瞭”，“对这次事变发生不能不负相当责任”。与会者还认为这次事变“与普通土匪行为有区别，政府就不必用重兵去剿”。

三月十四日，十七绥靖主任兼司令官辞去职务，并请求撤销第十七绥靖区。

湘西事变发生以后，汪、曹等人都达到了升官发财的目的，本来应当就此结束。但事变引起各县连锁反映：八区专员聂鹏升出走龙山，攻打保靖、永绥（今花垣）；省保二旅旅长周笃恭等沿酉水西上，攻打古丈；湘西各县地方武装联合起来第二次攻打沅陵乌宿；杨永清、潘壮飞攻打芷江；龙飞

天大闹麻阳；桑植、大庸、龙山各县的派系斗争，也烽烟四起，干戈不息。……

宋希濂接任绥靖主任，六月以后将湘西地方武装陆续收编为十个暂编师，一个暂编军，被程潜委任为沅陵行署主任和被宋希濂委任为湘鄂川三省边区绥靖区副司令的陈渠珍，在乾城（今乾州）召集各县党团参政军人的所谓“善后会议”，调解各县派系纠纷。后经封官晋级，分别发落，这场事变才渐渐平息。

编　者

# 回忆湘西事变的前前后后

彭媚容

## 事变序幕

一九四九年一月，我参加湖南省参议会后，由长沙回永顺县。途经沅陵县城，便坐小木船沿酉水北上。有一天，到达古丈县的罗依溪，遇上了刚从永顺王村下来的一只小船，船上伙计老远就向我们打招呼："生意好啊，只是要留神些！永顺城里出了大乱子。曹振亚、李兰初把枪拖到石堤西去了。"我们船上的老板问："什么原因？""你到王村就会晓得。总之，不是好事。""唉，我们这碗饭恐怕吃不安静了。"听了这段对话，我很诧异：曹振亚、李兰初拖枪去当土匪吗？有官不做去当土匪，犯不着；让别人带起人马打自己。在疑虑之中，我恨不得马上赶到王村弄个水落石出。小船张风似箭，我却嫌它驶得太慢。

一到王村，我立即上岸，先后到乡公所和亲戚朋友、学生家长那里去打听。了解后，归纳情况：一是有人要提曹振亚和李兰初的枪，他俩不愿意，才拖队出走的；二是曹、李一到石堤西，就无法无天，掀铺盖，下门板，开仓撮谷，这还算小事。最厉害的是到处要人、要枪、要子弹。他们一面派人到各乡联络，逼着一些乡长把人、枪都集中到石堤西。一方面招揽四围大

小股匪，扩充势力；三是曹、李得知俞英奇（保靖人，曾任国民党广东师管区少将副司令、广东“剿匪”总司令等职。解放后被镇压）在王村存有两千套军服，还没有运走，他们准备派人来抢；四是永顺县城至王村要道上，行人断绝，有七、八十个挑担担做生意的客商，卡在王村，想碰机会随大军进城过年；五是永顺城里也不会安静，听说曹、李还是要打进城去的。

我考虑王村非安全之地，这里有军服、有枪支，曹、李一定来抢。同时要急于了解曹、李拖枪的原因，便定决向永顺城赶路。到时候也想协助政府研究措施，解决一点问题，不使事态扩大。有人建议我暂回长沙躲一躲风，当我决意回永顺县城时，又有人说要有枪兵护送才行。我想，曹、李股匪已窜到石堤西去了，我与这群客商取道前往，零星散匪看到这一大队人马，还敢拢边，不怕我们这几十块扁担把他们砍成肉酱。次晨，鸡鸣破晓，我坐上三人抬的滑杆，同一群客商，七、八十副担子，浩浩荡荡地由王村向永顺县城进发。我们快速行进，一路倒也安全。约莫傍晚时分，顺利地到达了永顺县城。

到城里后，天还没有断黑，我就即刻去找县参议长向乃根、参议员唐纯菁和县中校长符正平、县简师校长邹子宽诸人，他们一致说十七绥靖公署为了对付共产党，由常德派彭永立来永顺成立“戡建大队”。彭永立是受过训后派出来的，他来永顺没带一人一枪，要提警察局和自卫总队的枪支做本钱，责成县长杨禹九办好这桩事。你想，枪提走了他们还有什么搞头？何况他们是靠这些枪来做本钱，苦心经营才当上这个官的。枪，是他们的命根子，要枪，就是要命，他们当然不愿意。这些天杨县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同他们往返磋商，迫于形势，曹、李才勉强答应交出一部分人枪。可是彭永立认为自己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嫡系，又是蒋介石的红人，给少了他不答应。终于苦了杨县长，跑来跑去讲尽了好话，才算初步谈好这笔“生意”。这一来，杨县长高兴极了，大摆筵席请双方到县府吃酒，携手言欢。谁料宴罢席散，曹、李一出县府大门就变了卦，把所有的人和枪支弹药都带到石堤西去了。我说，让他们拖走，专员、县长就不管了吗？他们说：“专员赴省未归，专署没人作主，县长又赤手空拳，有什么办法呢？”这时候我才弄清楚曹、李拖枪出走的原因。这就是解放前夕，震惊湘西的一次事变的序幕。

## 姑息养奸

永顺的土匪是历史性的。我幼年时候就听说有个巨匪甘清平坐在羊峰山上，曾出赏要捉永顺的县太爷车赛。后来又出了田少卿、张义清、彭春荣等惯匪。后来彭春荣实力最大。一九四三年冬，他部下的一个支队长梁海卿进城掳抢，把县政府都放火烧了。目前彭春荣虽死，但还有残余势力，又出了这股强人，祸无了日。因此我建议专署，电促专员聂鹏升火速回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剿曹、李。我见了县长杨禹九就说：“对于曹、李这些家伙，只有‘打’一个办法解决问题，姑息养奸，后患无穷。”杨也表示定决去“打”，并说马上回龙山找他兄弟去要人。

过了几天，聂专员回来了，大家都很高兴，认为有主了，对曹、李这股土匪一定会有办法收拾，我是高兴中的一个，随即去专署拜会聂鹏升，征询他对曹、李的意见，同时也提出了派人去“打”的建议。谁料聂专员却慢吞吞地说：“都是好兄弟，

趁一时的意气出走，没关系。他们是怕丢了枪做不成官，我有官给他们做还不行吗？我已派人叫他们去了，他们就要回来的。”听了专员的一席话，我有些不解，他哪里有许多官给这些人做？这些人都是怀着野心出去的，未必一呼就来。

有一天，我问县参议员唐纯菁，聂专员给曹、李封官许愿有什么基础？唐低声告诉我，专员这次下长沙，已经捞到了省保安五旅旅长的官职哩；一个旅部该要安插多少人！他要抓住曹、李这股力量做本钱，还怕得不到手，怎么舍得打？

果然聂专员的几声“好兄弟”一喊，过了几天，曹振亚、李兰初、周海寰都陆续进了城。他们还留信给我，说对聂专员没意见，只恨扬禹九、彭永立等人。曹李的这一态度，当然使聂专员高兴，认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他一方面定决委任曹振亚为省保安五旅第一团团长，其余的人都由曹一一安排到团部，一方面每天打电话给常德的十七绥署报捷。不料有一天，这个威名显赫的八区专员、省保安五旅旅长聂鹏升，将保五旅一团的派令送曹振亚那里时，曹接到手，当时就撕得粉碎，次日一早，竟单骑离城，由北门杨长而去。聂鹏升反被软禁在专署里，不让越雷池一步。曹还吩咐人逼着专员照以前一样，要用电话天天向十七绥署报捷。这时节聂鹏升才知道：走错一着棋，满盘都是输。姑息养奸，自食其果。

## 血酒结盟

曹振亚撕毁派令单骑出走后，城里人心惶惶，不晓得他葫芦里买的什么药。有一次吃过晚饭，向乃根、唐纯菁来到我家说：“汪援华进了永顺城。是曹振亚请来的，我们特来邀你去看看他。”我说：“他是什么人，没来看我，我倒要先拜望

他，没有那个道理。”可是，向、唐二人好说歹说硬要我去。并说：“汪援华是省保安团长，保境安民是他的责任。同去看看他用什么办法把事情调处好，有何不可？”我想，既不是搞烂事，就同他们一起去了。

一出门，我知道了汪援华正在杨宏顺布号里商量事情，便一直走到了杨宏顺布号。刚进门，就有人打招呼：“汪团长在二楼。”当我们登上二楼，看到周围情景，使人惊疑。楼上灯火辉煌，挤满了人。汪援华、曹振亚、周海寰等人见我来了，一齐拥向前来让坐，表示欢迎。我口里打招呼，眼睛却扫望四周，发现楼房正中墙壁上贴有一张大红纸。写着“关圣帝君神位”六个大字。红纸下面的一张方桌上设有香炉，两边插上大红蜡烛，又听到嘎嘎的鸡叫声。回头一看，原来一个勤务兵左手提了一只鸡公，右手拿着一把亮晃晃的刀子。……看到这种情况，我忍不住对汪、曹说：“你们要造反，我可不能陪到砍脑壳！”说完抬起脚就往楼下奔。汪、曹见势不妙，便抢先拦着楼口，一面“参议员、彭校长”地叫个不停，一面忙着解释：这完全是为着打倒统治湘西北人民的绥靖主任×××，是搞好事、救地方。并说一会儿专员聂鹏升，县中校长符正平都要来的。还有省府人事室科长周录芝、桑植县县长冯泉也来了的。他们都在三楼，快去同他们一起谈谈就会明白。在他们逼迫下，我无法出走，便一气登上了三楼。在三楼一眼看到冯泉正伏在桌子的大红纸上挥笔疾书。他听到脚步声，偏头朝我一看，就热情地打招呼。给我让坐后，换了个位子，又继续忙着写，这时我清楚地看到红纸上写的是“誓词”。最后两句是：“若违誓言，绝子灭孙，红炮子穿心。”我想，大概就要赌咒发誓了，你们这帮家伙要作恶，红炮子只能打你们，绝子灭孙也是活该。我是孤家寡人，无子可绝，无孙可灭。我不拿枪杆

子上火线，红炮子莫想打穿我。冯泉写完誓词，同我谈到这次集会的目的就是打倒×××，拥护程潜将军，对湘西人民群众有利。他讲的头头是道。那时，只见杨宏顺布号的四周层层岗哨，谁个插翅也莫想飞。莫奈何，我只得同他下到二楼。这时来的人更多，真的符正平校长也到了，看来结盟仪式就要举行。

盟誓前，汪援华、冯泉、周录芝等人都先后讲了话。他们说，×××不打倒，地方救不了。为此我们决定成立领导机构"湘西北人民反压迫运动委员会"以，"打倒×××，拥护程潜将军，改善人民生活"为行动纲领。为了坚定信心，团结力量，一齐向×××开火，今天特邀请诸位聚首盟誓。……在场的人，一个个都默默无言言，面面相觑。

结盟仪式开始了，程序进行得很快。全体肃立后，只见唐纯菁手捧誓词，在"关圣帝君神位"牌前桌子边站定，另一人抓只大公鸡，拿刀往颈上一割，鲜血直冒出来，盛在桌子上事先准备好白酒的大缸里。等到鸡血滴尽，白酒变成血酒，唐纯菁朗诵了誓词，就由汪援华领头，然后到会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到桌边喝一杯血酒。喝酒前还得自报姓名和生辰八字。这次盟会的共六十多人，只有我一个女性。这群人除了汪、曹、李、周以外，还有当时的党团骨干、专署、县府的科长、秘书、学校的校长、八师附小主事、退役的军官、商会会长等等。一些地主、资产阶级的所谓风流人物，也都集中在这里凑热闹。

盟誓结束，正要开会议事，忽报："聂专员到！"为着聂鹏升的光临，大家凑兴又陪着喝了一次酒。在众人喧闹之间，当时我见参议长向乃根蹲在一旁，一边吐一边说："不得了，不得了，血酒腥冷，一吃再吃，要害病的！"看到盟会上的这番情景，我对向乃根细声解嘲说："莫吹冷风，就要上梁山当好

汉了，好不威风。只是这次大聚义超过了三十六天罡，不足七十二地煞，不是不煞，不晓得泥率天宫，还安排的有我们的座位没有？”

迎着聂鹏升闹腾了一会，汪援华再问大家对这次建立的组织和行动纲领有没有意见？盟员一致表示没有意见。汪又进一步说：“凡参加盟会的，都是反压迫运动委员会的委员，还要推选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秘书来，经一番酝酿，大家推选出向乃根为主任委员，符正平为副主任委员，冯泉为秘书。随后，就具体讨论定决了下一步行动计划：（一）打出“湘西北人民反压迫运动委员会”的旗帜，喊出“打倒×××，拥护程潜将军，改善人民生活”的口号，发出宣言，兴师问罪。（二）由汪援华任总指挥，兵分三路进军常德：一是绕山路，经大庸、慈利、黄石趋常德；二是沿公路，先到辰溪打劫兵工厂，再顺公路下常德；三是走水路，由王村乘船沿酉水南下，抵沅陵后再顺沅水东进，与前两路会师常德，直捣绥署老巢。(三)在进军时，由汪指挥调遣驻桑植的保安团随后策应；走水路的到沅陵县城后，立即挂牌进驻办公。(四)将散居四乡的匪部集结到城里整训，为各路补充兵源。当时我想，这些土匪一到城里就下门板、搬铺盖、翻粑粑、搜腊肉、捉鸡打狗，闹得鸡犬不宁，进了沅陵谁还招架得住？我建议说，走水路的不要进沅陵城，可先写信派代表联系，借道沅陵，迅速沿河东下，各路会师常德直捣绥署。胜利后班师凯旋，反压迫运动委员会就不需要了，何必驻沅陵办公？大家一议定，也表示不进沅陵城。讨论会一直闹个通宵，才算结束，散会回家时，天快亮了。

## “三·二”浩　劫

在结盟会上，这些土匪头子信誓旦旦，好话说尽，一转身就青面獠牙，现出原形。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抢头功，做高官，发大财，哪管国家和人民。结盟后不几天，他们各自匆匆地把匪部拖出城作乱去了。周海寰首先发难，他走的那天早晨，正是倾盆大雨，喽罗们见雨伞、雨鞋就抢，见蓑衣、斗笠就抓，有的还抢脸盆，顶在头上遮雨。做小生意的吓得躲在门角里打罗嗦，商店里只喊关铺门，这就是经王村去打沅陵的前敌指挥所作所为；专署保安大队长张玉琳远在辰溪守兵工厂，向克武绕山路往大庸、慈利、黄石那方去了；只留鲁邦典在城里看守聂鹏升不许他乱动。

周海寰，其人原是小学教员，在永顺县政府当过建设科长，在沅陵专署当过汇报秘书。事变前是永顺县警察局督察长。他对沅陵情况很熟悉，因此自告奋勇地担当水路前敌指挥。周一面伪造函件，联络沅陵头面人物，“借道”直下常德；一面则鼓励匪徒打劫城池。当时九区专员陈士出巡未归，城防司令邓德让毫不在意，疏于防守。人面兽心的周海寰，纵欲喽罗们一股劲地攻打沅陵城。责令只能前进，不准后退，并说打进城里大家有好处。周海寰一放口，三月二日，众匪就舍死拼命地往城里冲，这帮家伙涌进了沅陵城，见东西就抢，见年轻妇女就抓。更有甚者，抓到女学生就强行轮奸。有的银行、商店、住户被抢了一次又一次；溪子口街头一段，没抢到什么东西，就一把火烧成一片瓦砾。中南门对河驿码头的东西抢不到手，就接连不断地开炮轰击。真是人人自危，道路侧目，烧杀淫掳，暗无天日。这就是震惊湘西的湘西事变。事变发生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沅陵人民又称之为“三·二事变”。

湘西事变给沅陵古城造成了一次空前的浩劫。当时长沙的

《小春秋》报发表题为“万户千门尽劫灰”的长篇通讯，就是这一悲惨情景的真实写照。

周海寰浩劫沅陵城后，汪援华、冯泉闻讯，速从桑植赶到沅陵，那时，省主席程潜去南京未回。省府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王劲修惟恐事态扩大，为了息事宁人，即率领九区专员陈士、省参议员双景五（古丈人）到沅陵调处。省方提出只要匪众停止作恶，撤出沅陵，不咎既往，且授以新命。经双方反复的协商，问题获得解决。王劲修在沅陵代表省政府指令汪援华为省保安第五旅旅长，冯泉为永顺县县长，因八区专员聂鹏升趁周海寰打沅陵时潜逃，遗缺由双景五接任。这些土匪升官发财，名利双收，就欢天喜地的回永顺县任职去了。只是双景五，任永顺八区专员，诸匪首不同意，不欢迎，一直未得到差。

## 风 波 未 平

冯泉一到永顺，就登上县府父母官的宝座，汪援华把他拥戴为功臣。曹振亚、李兰初、周海寰、曹子西等，一个个都安插在省保安第五旅旅部，我也受聘为保五旅参事。那时，永顺县府、保五旅旅部，求官的，捧场的，人来人往，车马盈门，好不热闹，只有专署冷冷落落。聂鹏升潜逃，双景五未到，由一个职员叫王代珣的窃据专署，指手划脚，俨然也象个专员了。当时有人嘲弄说：“永顺地方就是好，有了三个专员了。”真叫人哭笑不得。

汪、曹、周自打劫沅陵回来，把大担小担的赃物运进了自己的仓库。有的还抢了小老婆。添人进口，洋洋得意。在永顺简师大摆筵席，祝捷庆功。这个说他的本事如何高强，那这说他的策略如何巧妙，打进沅陵易如反掌，不是王劲修来得快，常德

早到手中，绥署长官必做阶下囚。他们得意忘形，哪管百姓死活，要钱要粮向百姓一声喊，喊一千不敢只送八百，劳苦大众深受其害，敢怒而不敢言。殊不知汪、曹、周危机四伏，好景不长。

不久程潜将军从南京回来，得报永顺众匪借着“拥护程潜将军”的名义，打进沅陵城里，肆意抢劫，就大发雷霆说：“我是什么人，要土匪来拥护我!?”盛怒之下，即指令省保安二旅旅长周笃恭率领大队人马到湘西追剿匪众。周笃恭受命后，迅速进军，很快越过沅陵，沿酉水进发。在这紧急关头，汪、曹见势不妙，便叫周海寰火速带人先到王村同周笃恭周旋一下，随后派人马支援；为了苟全性命，他们同时又想出两条办法：一方面造谣惑众，说：“沅陵人跟周笃恭一起打上来了。沅陵人讲，打到永顺，连睡在窝窝背篼里的小伢儿都要杀光。”笼络部分群众拢来跟他们一起干；另一方面又策划着选派代表赴省，求情放罪，说是愿服从政府调遣，不再危害国家、地方和人民。只是实现这一方面，汪、曹等人感到很困难，找不到适当的人选。他们经过好久酌摸，找来找去，结果找到我的头上了。说我当代表的条件比其他人要好些。程潜将军是我父亲的旧好，省党部主任委员张炯、省参议长唐伯球、原省教育厅长王凤阶以及警务处长李树森，这些人有的是我父亲的好友、学生，有的又是我的同学或顶头上司。除我向程潜主席讨保外，请求张炯他们在程潜面前说几句好话，问题当获圆满解决。当时我不置可否，通过一晚的考虑，我定决不去为好。第一，我曾同汪、曹等人结盟入伙；第二，周海寰打沅陵时假借我的名义写信到沅陵联络过，我虽没有明晃晃地执刀杀人，还不是一个放暗箭的刽子手。“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鬼哪敢见正神，若冒失前往，凶多吉少，就决心不肯下长沙去了。不过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